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对抗生物学，对抗性别化的身体

性别，强制异性恋，和分子（LLM 翻译）

Saewol: 酷儿成长的期刊

Saewol: 酷儿成长的期刊
对抗生物学，对抗性别化的身体
性别，强制异性恋，和分子（LLM 翻译）
9 November, 2018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saewol-a-journal-of-queer-becomings-against-biology-against-the-sexed-body>

nightfall.buzz

9 November, 2018

目录

生物学和分子	4
身体的性别化和性别的项目	7
强制同性恋	12
结论	14
参考文献	16

生物学的幽灵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现象在性别和性欲的理解中尤为明显。左翼长期以来一直将权力系统视为构成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生物学的符号帝国主义不仅在主流社会中存在，而且也在“激进空间”中扎根，并且通常以与其表达的信念相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如何解释生物学化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主要力量，但同时又赞扬一篇将阴茎和精子视为“男性生殖生理学”，将阴道和卵子视为“女性生殖系统”的文章（Martin 10-11; Spira）？这种赞扬明显是跨性别恐惧和生物学化的文章，似乎只是在复制西方生物学化的殖民力量，从而使这两个立场成为相互排斥的。然而，这两个立场的相互排斥和矛盾性恰恰揭示了生物学如何深入到分子领域，以至于我们已经被设定为期望将所有生命（特别是对性别和性欲的理解）纳入生物学的分类系统中；即使它似乎与其他意识形态信念相矛盾。按照 Oyèrónke Oyewùmi 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将生物学视为独立的暴力向量，而应该将其视为西方现代性生产中的一部分；反黑主义、殖民主义和强制异性恋的结果（9）。在这种意义上，我希望表明将分子生命纳入生物学符号的分类系统必然会赋予身体以性别，并在此过程中部署强制异性恋获得一致性的结构。本文希望不仅能推动革命斗争中对性别废除主义的必要性，而且也能重新阐述生命的概念，即“而不是指称一种可能的现实”，而是将生命理解为基本上是虚拟的（Parisi 14）。

生物学和分子

Barad, Karen. “Transmaterialities: Trans*/Matter/Realities and Queer Political Imagining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vol. 21, no. 2, 2015, pp. 387–422.

Butler, Judith.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y and Feminist Theory.” In *Feminist Theory Reader*, edited by Carole R. McCann and Seung-Kyung Kim, 462–73. New York City: Routledge, 2013.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Guattari, Félix. *The Machinic Unconscious: Essays in Schizoanalysis*. Semiotext(e), 2011.

Lugones, Maria. “The Coloniality of Gender.” *Worlds & Knowledges Otherwise*, 2008, pp. 1–17.

nokizaru, nila. “Against Gender, Against Society.” *LIES II: A Journal of Materialist Feminism*, edited by the LIES collective, 2015, pp. 3–7.

Nigianni, Chrysanthi. “Butterfly Kiss: The Contagious Kiss of Becoming-Lesbian.” *Deleuze and Queer Theory*, edited by Chrysanthi Nigianni and Merl Stor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68–182.

Parisi, Luciana. *Abstract Sex: Philosophy, Biotechnology and the Mutations of Desire*. Continuum, 2004.

Puar, Jasbir K. *The Right To Maim: Debility | Capacity | Disability*.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Sheldon, Rebekah. “Matter and Meaning.” *Rhizomes: Cultural Studies in Emerging Knowledge*, vol. 30, 2016, pp. 1–16.

参考文献

尽管生物学会让你相信生命是确定的，即生命是先验可知的或“由基因中的染色体决定的”，但事实上生命是根本上不确定的；总是处于流动状态（Stryker 8）。这是因为构成生命的量子物质，如质子和电子，存在于不断的流动状态中（Barad 394）。正如前面提到的，生物学对生命的操作方式之一是通过创造一个单一的生命表达意义。例如，存在一个统一的分类系统，被赋予特定物种，以至于所有存在于这些物种之间的差异都被归结为一套统一的特征。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本体论被创造、附着和复制，成为理解生命的默认方式；作为具有构成性的存在。可以说，这种对生命的本体论化是西方科学的存在理由，因为“差异被表达为退化”，因此必须通过本体论或存在的符号化来抹平（Oyewùmi 3）。生物学是这种差异坍塌的基本向量之一，因为它能够将其逻辑证明为决定世界如何运行的决定因素，这种逻辑通过其在任何科学发展中的无处不在，已经扩散到了对量子物理学的理解中（Oyewùmi 9）。作为一个例子，传统的量子物理学一般将量子性质（波、粒子等）解释为必然的决定因素，因此发展了决定原理作为生命表达的总体结构（Sheldon 4）。这通常表现为构造波和粒子具有普遍的原理，这些原理总是决定了它们的表达，因此具有明确的表达（Sheldon 4）。

这种对生命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首先，它误解了其确定性的基础；粒子和波。粒子和波并不是具有确定性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先验地决定它们的表达方式，而是它们的表达方式总是依赖于它们所处的现实；它们是虚拟的。虚拟的意思是，它们的轨迹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开放的，开放于特定物质现实所赋予的无限可能性，或者换句话说，“虚拟是现实的强度或潜力，它趋向于实现或出现”（Parisi 14）。为了阐明这一点，传统的量子物理学通常通过将粒子和波射入一个由屏幕或“狭缝”组成的仪器来记录它们的模式，一旦通过狭缝，仪器就会记录下粒子/波的组成模式（Sheldon 4）。传统的量子物理学认为，粒子通过双狭缝时会产生一种散射图案，因为一旦粒子流从第一个狭缝反弹回来，它应该像鸟枪一样辐射出去。然而，当粒子通过这样的仪器时，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表现出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而是表现出波的典型特征；干涉图案（Sheldon 4）。进一步的，如果在事后添加一个探测器来确定粒子实际上通过了哪个狭缝，它们的形成就会恢复到散射图案（Sheldon 5）。这表明，生命的基础不是确定性，而是非确定性，虚拟粒子不断地向

着物质关系所赋予的可能性开放 (Barad 395-396)。在这种意义上, 生命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生物学力量, 而是一种分子关系的相互作用, 它们不断地在所有生命能够表达自己的领域中产生突变 (Parisi 53-54)。重申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一句老话, 生命是关于成为, 而不是存在; 任何试图将成为压缩为存在的企图 (如生物学所做的那样) 都是一个反动的暴力力量 (Deleuze and Guattari 106)。

“性别是一场针对我们所有人的战争, 对于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来说, 除了彻底消灭性别之外, 什么都不能满足” (nokizaru 7)。我们必须反对性别, 不仅因为它的基础暴力, 而且因为在 Rich 的理论再次获得关注的时代。要明确的是, 我认为这种恢复是重要的, Rich 正确地指出强制异性恋 (以及其他许多事情) 是暴力的中心向量, 但如果我们不认识到性别是这一向量的一部分, 我们就无法拆除这种暴力。如果我们不将我们的革命政治针对强制异性恋, 也就是性别废除主义, 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解构强制异性恋的暴力, 特别是以女权主义的名义对变性人 (特别是变性妇女) 的暴力再部署。这一举动不仅在反应性暴力方面是疯狂的跨性别恐惧症, 而且也是对强制异性恋逻辑的重新投资, 通过性别的改革, 从而是性别身体的改革。这样的举动是危险的, 因为它们披着革命行动的外衣, 同时仍然推进现状的暴力物质条件, 只允许专制的集体重新排列。这可能看起来像 Rich 在推进解构强制异性恋的必要性同时仍然支持像 Mary Daly 这样的跨性别恐惧症者, 或者正确地识别生物化的暴力但仍然坚持存在男性或女性生殖系统 (644)。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同时仍然必须与强制异性恋的暴力作斗争, 我们的政治必须旨在彻底废除性别结构。一个性别废除主义, 寻求不仅摧毁所有使性别成为现实的系统、装置和执行者, 而且还要释放生命摆脱生物学的支配。这需要不仅肯定生命是成为, 而且还需要从生物学的法西斯约束中解放生命, 从而认可生命是“虚无的物质游荡/游荡……世界与自身进行的持续性思维实验……虚拟粒子的所有可能耦合的无尽探索, ‘狂野活动的场景’” (Barad 396)。

结论

身体的性别化和性别的项目

生物学从事这种暴力行为，因为它试图创造一个决定性的原则，或存在，来组织生命。一个例子是生物学将身体分类为构成的整体，或有机体，而不是机器，它们必然相互作用并被其生态系统污染。总结梅洛-庞蒂，朱迪斯·巴特勒阐述了生物学从事这一过程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不仅发明了身体作为自然化的产物，而且特别是性别化的身体（463）。我想强调这一论点的重要性，巴特勒的主张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分类法创造了一个特定的身体概念，即性别化的身体，而是身体通过生物学框架催化成存在的结构逻辑必然是性别化的。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说这些身体概念的影响不是“真实”的，因为它们确实是真实的，而是表明它们所部署的自然主义主张是这种暴力的一部分，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这种暴力的操作逻辑（巴特勒 464）。这个特定的生物学项目，即将身体压缩为严格围绕性别组织的过程，是将分子的虚拟潜能塌陷为本体论的过程，因此是对生命本身的暴力攻击。描述这一过程，露西亚娜·帕里西精彩地说道：“这种代表模型并不意味着对现实或真理的精确反映，而是更关键地用于指代一个符号组织系统，其中意义结构通过符号的等级安排……这种代表模型将所有差异……归结为语言符号化的普遍秩序，由二元对立构成，其中一个术语否定了另一个术语的存在”（9）。在这种意义上，很明显生物学所从事的过程，即通过性别化将身体引入符号领域，是一种根本上的暴力行为，问题于是变成了这种性别概念是什么样的。

虽然苏珊·斯特赖克的开创性著作“变性历史”出于各种原因非常重要，但它确实重新投资于性别的生物化，并在此过程中无意中揭示了生物学部署的特定性别概念。斯特赖克在谈论性别和性别之间的区分时进行了这种重新投资，正如帕里西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两者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是共同构成的力量，用于推进对身体的符号化（和因此是暴力）的概念（50）。斯特赖克说：“性别不是性别……‘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指的是性别。性别指的是生殖能力或潜力……精子生产者被认为是男性性别，卵子生产者被认为是女性性别”（8）。这相当明确地揭示了生物学部署的特定性别概念，即以静态生殖器表达（阴茎和阴道）、性别二态性和生殖为基础的概念。简而言之，这种性别构建旨在为其将生殖器生活简化为阴茎和阴道的符号化辩护，并在“性别仅与‘物种’生殖有关”的旗帜下，将这两个符号化作为二态性的构建。这一先验的性别与

我最终认为，不仅是生物化生命的过程是暴力的，而且对于上述所有原因来说也是错误的，而且通过其为性别辩护，创造了阿德里安·里奇所说的“强制异性恋”的条件。如果里奇是正确的，强制异性恋是一种首先通过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别关系结构的制度，我认为她是正确的，那么为这些性别关系提供连贯性的性别系统的创造是必要的（633）。为了阐明，如果我们理解“性欲”是描述一种特定的欲望分类法，它将身体导向政治构建的关系形式，那么性欲需要一个对象来指向（Puar 30）。它需要这样一个完整的对象，因为，正如里奇所阐述的那样，性欲被理解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精神分析框架的俄狄浦斯化（尤其是强制异性恋）（638）。它需要这一点，因为俄狄浦斯理解的欲望表明欲望的方向总是附着于一个完整的或决定性的对象，在欲望被困在强制异性恋的性欲参照系中，欲望被导向性别化的身体（Nigianni 170）。

如果强制异性恋不仅作为异性恋规范的力量，而且更具体地作为对那些被训练成女性的人的男性统治的重新辩护，那么性别是强制异性恋形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ich 640）。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为性别项目铺平道路的生命生物化，强制异性恋就无法施加其暴力，因为它没有任何欲望取向的性欲分类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阶级可以将其暴力指向（女性）。此外，强制异性恋首先关注的是生殖，即由于女性被符号化为只有阴道，同性恋在这种范式下不能“生育”是用来推进顺性别女同性恋者边缘化的理由之一（Rich 637）。在这种意义上，强制异性恋不应该仅仅被认为是一个仅仅施加异性恋规范、厌女或仇视同性恋的暴力系统，而且也是施加跨性别恐惧症暴力的系统。强制异性恋通过其对性别项目的预测，推进了性-生殖的关联，从而根据想象的二态生殖器官构成了女性和男性。这不仅因为它揭示了强制异性恋暴力的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维度，而且因为它揭示了在构建和生产强制异性恋的多种结构中性别身体的必要性。不仅强制异性恋需要某种形式的性别来成为其结构化欲望取向的对象，而且它特别需要由性别身体产生的性别，因为它将身体插入到具有内在性-生殖联系的位置。

强制异性恋

生殖的关联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暴力，因为它不仅将身体构成为稳定的有机体，从而创造了受生物权力支配的主体，而且明确地致力于消灭双性人（帕里西 35）。为了阐明这一点，由于双性人身体存在于阴茎和阴道的符号化之外，而性别与生殖的关联旨在将这些符号化提升为身体物质化的唯一方式，这意味着双性人在字面上被从存在中抹去。回到前面的帕里西引用，这种符号化的重复旨在通过创造一个意义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生殖器）来否定其他人的存在，这个体系总是已经将他们框定在外（9）。这种暴力再次可以在斯特赖克的作品中看到，她将性别定位为两个辩证的位置，即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器官”，它们“不能改变”（8）。

身体的性别化，通过生物学的参照捕获生命的过程，不仅在这种意义上是暴力的，而且由于它是用于性别身体的主要逻辑。这些逻辑以这样的方式性别身体，以至于需要殖民主义、跨性别恐惧症和通过其生产强制异性恋的异性恋规范暴力。暂时离开生物学性别化的问题，了解什么是性别以及如何铺平道路以部署它是很重要的。要明确的是，当我说性别是一种固有的暴力结构时，我并不意味着抽象的性别身份是坏的。相反，我想要阐明一种主导性的性别概念如何被创造、部署和强制执行，以至于它迫使人们进入他们没有决定的特定性别身份。因此，当我们批评和呼吁废除大写 G 的性别时，这并不意味着消灭存在于该范式之外的性别身份，如 Hijra、Two-Spirit、Fa'afafine 等，而是摧毁使这些身份不可理解的系统。在这种意义上，性别指的是已经符号化为所有可能性的终极结构，它成为身体存在的先验脚本（nokizaru 6）。

这种特定的性别结构是一种被明确部署并仍然被用作“美洲”和“加拿大”土地块定居殖民项目工具（nokizaru 4）。为了阐明，不仅这种对性的理解几乎完全是欧洲和特别是基督教对性的理解，而且它被故意强制部署到现在定居殖民国家中的土著民族，以便从事土著灭绝定居殖民项目（nokizaru 5）。这是在大多数土著民族不仅以非父权制构成其社会，而且特别具有与欧洲模式不相关联的对性的理解的情况下完成的（Lugones 25）。因此，通过生产两个有性的主体（男性和女性），将这些主体与特定的生殖器官相关联，并在此过程中构成拥有这些生殖器官的人们本体论来运作。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通过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所说的“面相机器”来运作。面相机器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主体形成或主体

化方式，其中主体成为静态特征所定义（168）。在这种意义上，“面相…最终挖掘了一个二元图像背景参照作为普遍支持…陈述。所有流动物必须与一个主观总结相关联”并且因此作为反动暴力的武器服务（Guattari 76）。在性的背景下，面相机器服务于将阴茎标记为男性，将阴道标记为女性，从而将这些有色的主体注入这些生殖器官，然后使该主体成为其符号化身体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永远已经不是只有跨越恐惧症，因为它强制分配出生时分配给身体并抹杀非二元跨越者，而且专门用于消灭全球各地原住民人口。

身体的性别化成为这一过程的前奏，因为它构成了阶段，即将生殖器官生活压缩为静态表达，从而使性别的主体化成为必要。为了阐明，认为身体出生时具有男性或女性性别器官的想法是性别主体化的必要第一步，性别主体化才能首先发生。由于这种主体化是基于将有性的主体（男性或女性）注入特定的生殖器官，然后将其面相化为身体的白墙，这变得不连贯，如果没有首先静态构建什么是生殖器官（即阴茎或阴道），那么身体的性别化就无法提供。在这种意义上，身体的性别化为性别的内部逻辑提供了必要的第一步。这种逻辑形成了所有跨性别恐惧症暴力的基础；强制性地出生时分配身体的性别。我所说的意思是，由于性别通过声称它作为所有身体通过的先验或“自然”筛选器来复制自己，这意味着它需要向通过其系统的每个身体部署某种构成性声明。性别通过多种不同的装置来实现这一点，但主要是通过医疗工业复合体和警察，通过在子宫中逆向性别化胎儿，然后在他们出生后。这一过程必然是强制性的，因为身体没有选择是否被性别化或不被性别化，它们只是通过存在和/或不具有特定的生殖器官构成而被强制性地推入男性或女性的主体性。这一过程不仅在抽象意义上是暴力的，因为正如 nila nokizaru 所阐述的那样，“性别使那些想要控制、社会化和我们的人受益，并且没有给我们任何回报。每次一个人被审查和性别化，社会就攻击了他们，向他们发动了战争”，而且因为它形成了所有跨性别恐惧症暴力能够为自己辩护的基础（4）。这个项目能够将跨性别者作为性别的异常来框架，因为他们拒绝强制性分配的过程，因此在维持性别表达的内部逻辑的暴力中是合理的。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性别化的操作是通过面相机器来实现的，你出生时具有阴茎，因此你是一个男人，并且永远是一个男人。如果

没有身体的性别化来稳定性别所需的生殖器官符号，这一过程就变得不连贯。